



雨中跑步

□ 胡萍



早晨6点多出门去跑步,跑到预定路程的三分之一时,下雨了。雨不大,蒙蒙细雨,我在雨中跑了一会儿,当身上的运动服渐渐被雨水打湿,脸上也开始有雨水滑落时,决定返回。

往回跑了几分钟,细雨戛然而歇。这仲秋的雨真有意思。我停了下来,抬头望天,天空阴沉沉的。昨晚在手机上看了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阴天。想必即使下雨,也不会大。

我决定还是跑。于是转身继续向郊外跑去。天亮了些,雨溜达到别处去了。我轻松地跑到了终点。返回时,细雨又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

来,我感受着雨点打身上的凉意,心里一片坦荡。

跑回镇区了,在镇供电站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位中年男人在那里收购鳊鱼,也收泥鳅和龙虾。几只塑料桶,一台电子秤,整整齐齐地摆在路边。此时雨已停了,人行道上湿漉漉的。我停下来看鱼贩子做生意。

一辆老年代步车驶来了,“吱”地一声停在鱼贩子面前。一位干瘦的老头拎着小平桶鳊鱼从车上下来,“鳊鱼开口了,现在26元一斤。”没等老人张口,鱼贩子主动报价。“上周还是30多元一斤的……”鱼贩子补充说

道。老人愣住了,他什么也没说,呆立了一会儿,悄悄离开了。

一位中年妇女骑了辆旧电动车过来了。鱼贩子把鳊鱼降价了的话跟她重复了一遍。中年妇女毫不介意,乐呵呵地把桶里的鳊鱼卖给了他。

又一位青年男子骑着摩托车来了,他空着手走近前来,打听到鳊鱼的收购价格后,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大声对鱼贩子说:“涨价了打电话告诉我。”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心想,这卖鳊鱼跟跑步还有些像呢。突然想起文友写的一篇文章《无事,琢磨吃》。

霜降吃丁柿

□ 鲍安顺



霜降日,我去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看关中中大的柿子。当地人,叫火晶柿子,因为阳光照耀下,它晶莹剔透,那醉人心脾的红,红得透亮耀眼。那天,我在关中深山里,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柿树,像西山红叶,大漠胡杨林,深秋遍野黄菊,深谷金黄的银杏林,余晖染醉,腥红得绚烂辉煌。

那些霜降日里的柿树,叶落后,柿果累累,一个个钉子子在光秃秃树条上,像挂满的灯笼,俊俏醒目,小精灵般可爱,煞是诱人。古人说“红霞白霜,摘柿揉桑”,说霜降时节,是摘柿好时光,那柿子,经霜变红,悬霜照采,长在树上令人陶醉,一串串,红艳艳的,让人眼馋,也嘴馋。明人蔡文范诗云:“露脆秋梨白,霜含柿子鲜。”道出柿子,在霜降时成熟,经霜味儿鲜美。还有诗写柿子“待到风霜甜不溜”,说只有经霜打,味才甜,才可采摘。更有诗写得确切:“秋天小城凉入骨,无人不道柿子熟。红颜不破馋涎落,油膩香甜世上无。”那柿子味美,与霜降有关。

柿子在霜降前后成熟,皮薄肉鲜味美,营养价值极高。柿子富含胡萝卜素、核黄素、维生素等微量元素,可见

营养价值之高。不过,柿子不能空腹食用,一次不能多食,它性寒凉,对脾胃虚寒、体弱多病、病后初愈寒等人,少吃或不吃。

柿子全身是宝,柿霜、柿蒂、柿叶,皆可入药。明朝张定撰写的《在田录》记载,朱元璋小逃荒,两天没吃东西,饿得两腿发软,眼冒金星。此时他看见一棵柿子树,结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便喜出望外地爬到树上,将柿子吃了个精光。后来他当皇帝后,在一年霜降日,率领大军路过那棵柿子树,看着熟透了的柿子,感慨万千地对文武大臣们说:“若没有此树,朕早已饿死了,它是寡人的救星啊!”说罢,脱下红色战袍,披在柿子树上,封它为“凌霜侯”。从此,民间就有了霜降吃柿子的习俗。

早年,柿子是中国人过年必备的年货之一,好“柿”谐音“事”,有“事事如意”美好寓意。两个柿子和一只如意构图,取吉祥之意,融入了古人心智。古人云:“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笼。欲问谁家怎不摘,等到风霜甜不溜。”那柿树,是深根性、阳性树种,却又耐寒,耐瘠薄,抗旱性强,据说结果年限,在百年以上。

我站着,挺好

□ 崔立

我是在早高峰的地铁里看到的老人,他的两鬓略显斑白,身子有几分瘦弱。在地铁门打开的同时,原本在我身后的老人“噌”地一下就蹿到了我的前面,并且很精准地发现并坐上了一个空座。身后,一个似还睡眼朦胧的八九岁小男孩,几乎是被后面拥挤的乘客给推了进来。老人说,快!赶紧坐下来!老人起身,拉着小男孩坐上了他占下的座位。小男孩刚坐下,眼睛就又闭住了,小嘴蠕动着,一呼一吸间,似又进入了梦乡。老人站在小男孩的身边,靠住他的身子。地铁在摇晃中前行,车上人上入下,尽管有新的空座,老人却没有去坐。上车时被推搡的恼怒,因了老人的久久站立,很快释然了。

老人轻轻拍了下小男孩,说,到了,快醒醒!小男孩还在似睡非睡中,在车门打开的同时,老人拉着小男孩的手挤出去,喊着,让让,请让一下,谢谢!如此瘦弱的老人,在这一刻突然就混身充满了力气。

因为差不多的时间坐地铁,我又遇上了老人好几

回。每次车门一打开,老人都是“一马当先”地从拥挤的人群中冲出,在车厢里找到并坐上空座。有次我在老人前面,特意靠边上些。老人觉察了,不由朝我点了下头。但我后来也发现,即便车厢里有两个或更多的空座,老人也都不会坐下来,只静静地站在小男孩的身边,稳稳地靠住他。

那次,地铁徐徐开动的车厢里,多出了许多空座。我终是没忍住,问老人,空位有多,你怎么不坐?老人看我一眼,忽然笑着说,你们年轻人上班也辛苦,座位留给你们更好。又说,还有这个孩子,读书也辛苦,每天一大早要赶去上学,晚上作业又这么多,每天的睡觉时间都不够,只能让他坐在位子上多睡一会。老人似不无歉意地说了句。

我说,其实你也辛苦,一大早送孩子,地铁上摇摇晃晃的,反正座位多,你可以坐一会的。

老人说,我站着,也挺好。

僻静地

□ 王太生

僻静地原先是一处热闹的场所,熙来攘往,众音喧哗,甚至是风风火火,人头攒动……可自从这里的单位搬走了,就变成了一块僻静地。

僻静地在繁华的城市其实不少,它只是降了热度,或者事过境迁。

我办一件事,去了一幢大楼,这地方原先是社保局,前几年,左右两个大厅人声鼎沸,求职、招工、失业、退休;登记、审批,一出出人间大戏在此上演,楼上一间间玻璃房是办公区,楼上楼下,人来人往。这地方,我曾去过几次,那可是一处热闹的场所,门口车水马龙。

忽然,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这里就变成另一个世界。我去这幢老楼时,连守门人也没有看见,大厅里空无一人,乘电梯上楼后,在原先留下的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在上班,他们当然是来自新东家,或其他单位。易手后的场地,空荡荡的,热闹的场所,一下子变成僻静地。下楼时,院子里,有几只麻雀在啁啾,此时更显安静。

僻静地就像是一次川剧大变脸,陡然间从热闹转向安静,甚至是寂声无声。

有一家医院,在老地方营业了100多年,见证了几代人的生老病死,后来医院搬到郊外新院区去了,这地方一下子就冷落了,大门口卖菜饭团的小贩,也没了生意。

医院早先多热闹啊,门诊、急诊就不谈了,单是那住院部每天晚上巡视的人群,如鸭子涨潮,一拨接一拨的。医院每天上演着人间悲喜剧,有人出生,有人逝去,有人心事重重,有人如释负重……你有可能见不到一个人的风光得意,却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的狼狈与不堪。搬走的医院,暂时还没有另作它用,这里又变成了一处僻静地。

不过僻静地也有它独特的繁华,爬山虎、水杉、构树、绿竹……相生相伴。绿意幽幽,遮天蔽日,尤其是爬山虎,像一张岁月的网,罩在老建筑的外墙面上。幽静深处,一只鸟,蹲在构树上在啄红果球,见有人来,慌乱中丢下口中食,呼一声飞了。

僻静地,让人发思旧之幽情,虽然离去日子不远,但它是独特的,起码从前很繁华,一下子变得安静,让人心生感触。

法院是打官司的地方,有一个院子,几排平房和一幢楼,多少年前法院就搬走了。不用说,这幢楼从此很幽静,也少有人去。这地方多年前来过,一切还是从前的样子。记得那年,我到这里来,是找一个人,就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听到两个男人在说话,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大

吃,是生活中的大事,是随便吃还是花心思吃,效果大不一样。我单位食堂的工作餐不好吃,职工们吃饭总要剩一些菜,很少有光盘的。我在食堂吃了N次后,总结出一个经验,去晚点,菜要可口些。因为司务长习惯先炒不好的菜,自己做的拿手菜总是留在后面。并且,去晚点,可以吃到更热乎的菜。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同事们,同事们实践后觉得确实如我说的,便都在最后的时间去食堂吃饭。当然,如果时间没算好,去的太晚了会遇到菜都打完了无饭吃的情况。此时,可以在食堂炒菜,但是,一盘炒肉片50元,一盘肥肠65元,这价格可不是我们普通职工承受得起的。

雨中跑步裹了一层无奈,也嵌入了果敢和智勇。长期跑步的人,谁没有雨中跑步的经历呢?百姓诸事,左右契合,前后定位,圆缺如常,生活大抵就是这样,生命的本色亦如此吧。

我们有着各自的热爱

大都市的人不远千里
去小镇寻古
小镇的人不远千里
去大都市淘金

小镇是刚出炉的
盆景,热气腾腾
如大都市刚开盘的海景房 (程川)

收割后的麦田

收割后的麦田里
一片空荡荡

席地而坐的人
两手来回拉扯着
手掌被锋利的麦茬划破

大雁南飞,风鸣咽着吹过
这忧郁的农事啊
一辈子要重复多少回

麻雀和山鸟
麦茬地就像它们的大海
麦粒就是它们的针尖

坐在地头的人啊如坐针毡
忍不住莫名的眼泪

他感到秋收之后
自己反而好像失去了什么 (王笑风)

躲雨

雨,不期而遇
催动多少纷乱的双脚
鼓锤般慌张地敲击地面

与众多的念头一致
我亦在心里念叨
躲雨
可我选择了
躲在雨里

躲在雨里,双眼迷蒙
而心在探测
雨滴怎样为滴
雨丝如何成丝 (赵宽宏)

深秋,开放在原野上的小蓝花

看惯了桃花的容颜,杏花的笑脸
我更看重,深秋那些开放在原野上的小蓝花
深秋,那些开放在原野上的小蓝花
她们,开放在季节深处,与寒冷作对,与季节叫板
将自己燃烧成,一团团蓝色的火焰
这些不要命的小花呀
冬天,正在途中打马来 (唐德林)

木槿花

在老家院子的花盆里
那棵木槿终于花开了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一朵接一朵地开
一场风吹过
一场雨淋过
木槿还是一如既往
无怨无悔地开放着
开得随心所欲
开得热烈奔放

初冬之际
木槿落光了叶子
像极了我的老爸
用强硬的筋骨
抵御往南来北往的风
把最美的时光
永远留在心灵深处 (张芳学)

在21楼

在21楼,俯瞰这座小城的灯火
但往往,天一黑,风便大了起来
隔着玻璃,看白天时
古塔耸起的位置
正在成为一种无可奉告的描述
时间在某一时刻开始安静
路口的甲壳虫排起长队
几点微小的灯光蜿蜒向北
楼下那些行人,与我并不相识
却一再,让我想起写作时
进入眼里的埃尘 (罗龙邦)

走在故乡的山塬上

通往田埂的小路不见了
小路上的几棵杏树不见了
杏树下的一眼山泉不见了
那些终年缠着乡亲们的小麦、大豆、胡麻也不见了
我眼望欲穿
只看见平整的土地沦为了一块块丘陵、山坡
一块块丘陵、山坡高举着无边的荒草
一直蔓延到村庄的四周
……

走在故乡的山塬上,我多想让眼前的荒芜
把它空旷的贫瘠给我
把它沉甸甸的前世给你
荒芜的前世:丰满、灿烂
土地五谷丰登 (富永杰)

深夜食堂

□ 张金刚



我深爱的“深夜食堂”,远没有影视剧里那般安静优雅,故事满满,也未必真是只在午夜才会光顾的街头店面。

深夜食堂的最初记忆,是儿时漫漫冬夜里的那个煤炉。一家人,或与串门的邻居,围炉烤一圈花生、红薯、南瓜籽、馒头片,喷香热乎地闲吃占嘴儿,打发时光。后来,我家厨房,便是我的深夜食堂。写作或加班至深夜,自己为自己煮一碗清汤挂面,或是妻为我蒸一碗香油醋拌鸡蛋羹,哪怕仅是扣在锅里单为我留的温热饭菜,也算是一种犒赏。夜静静的,胃暖暖的,情热热的……

而更多的,深夜食堂似乎与辛苦、孤寂更相配。

工作正紧的那段时光,常与同事或干脆一个人,忘食加班熬至午夜。当两耳能听到钟表的“喀嚓”声时,肚子也开始“咕咕”乱叫。停下手中的活儿,烧开水,泡一桶方便面,红烧牛肉、麻辣排骨、番茄鸡蛋、鲜虾鱼板、老坛酸菜……各种风味轮番上阵,再配上榨菜、火腿,一叉一叉填入胃里,连汤也喝个精光。虽谈不上健康,却也滋味十足。聊以自慰过后,继续在满屋弥散的方便面味道中,在铺了满桌的文件堆里,盯着电脑,绞尽脑汁。

若结束得早,我也会寻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或尚未打烊的餐馆,喂饱我这只苦哈哈的加班狗。拣临街的玻璃窗前坐下,要一份暖心暖胃的馄饨,来一个半肥半瘦的火烧,配一碟小咸菜,默默地一口一口吞下;偶尔望望窗外昏黄的街灯或零星驶过的汽车,是享受加班结束的释然,还是品尝孤独无奈的苦涩,也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懂得。

生活渐好,岁月渐长,我的深夜食堂渐渐热闹、熙攘起来,却又渐渐安静、平淡下来。

曾为扩大朋友圈,在朋友、朋友的朋友的引荐之下,与素不相识的所谓朋友,相聚在深夜的饭店、酒吧。或咸或淡、有用无用的攀谈之中,推杯换盏,成了朋友。然而,大抵饭后鲜有交集,或躺在电话簿里不再联系。相比之下,我更愿与一帮无用的、投缘的,经过时间淘出来的朋友,聚在深夜街头的大排档,毛豆、花生、黄瓜、龙虾、生蚝、扇贝,来一桌;大蒜、韭菜、金针菇,羊肉、腰子、牛板筋,烤上一堆;或在街头歌手忘我的弹唱中,或在室外音响无休止的低吟中,或在一旁诸多陌生食客的高声喧闹中,尽情地撸起来,嗨起来,开怀畅饮,谈天说地。

时近中年,青春的激情日渐退却,深夜食堂的相约,更趋于倾心而食,走心而叙。常与初中同学小张,光顾一家麻辣烫,就着面筋、海带、蟹排,聊聊他外出打工的不易、婚姻生活的坎坷;聊聊我工作转型的无奈、全力撑家的辛酸。常与情致相投的安姐,光顾一家削面馆,小碗削面中加鸡蛋、肉丸、豆腐干,边吃边吐槽看不惯的世态炎凉,调侃不合群的另类个性,相视呵呵一笑。常与文友阿勇,光顾一家烧饼店,一碗凉皮、两个烧饼夹熏肉,畅聊写作的点点滴滴、自得其乐。常与新友小马,光顾一家陕西肉夹馍店,一碗油泼面、一个肉夹馍,陪他在异乡品咂故乡的味道,排遣频频泛滥的乡愁。还有谁?似乎能走进深夜食堂的食友,已屈指可数。渐渐明白,能一起在夜深人静之时,吃着吃着就话多,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专属自己的深夜食堂。在闹市、在街巷,或喧嚣、或幽静,只要你愿意,总会在饥饿困顿、寂寞无助之时,找到足以果腹、消遣,安抚肠胃、疗愈身心的深夜食堂,并深深爱上,在钟爱的美食、暖心的氛围中,品味人间地道的“温情烟火”。

